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宦海升沉錄

第十回 墮欲海相國人迷途 剿團黨撫臣陳左道

話說剛毅因查辦王存烈一案，拘拿了馬二姑，連日也不曾訊問。那馬二姑又賄人通消息給王存烈知道，使他打點。王存烈此時也慌了手腳，急的籌備金錢，好打點此事，一面拜託譚鍾麟，替他說項。原來剛毅本欲先拘王存烈，後奏參革職歸案辦理；但念拘了王存烈，怕沒人替王存烈打點，就不能弄得錢財到手。故此開放一線給王存烈，料他必求譚鍾麟關說。果然不出剛毅所料，那譚鍾麟見得此事實與自己大有關係，因王存烈所得贓款，沒一事不與譚鍾麟有首尾的。譚鍾麟因見王存烈到來請托，自樂得替他斡旋。且岑春暄又並參了自己，不知剛毅查辦，有牽涉自己沒有。不如借王存烈私財，滿了剛毅之願，於自己亦有方便。

那日便往拜會剛毅，替王存烈說情。先說王存烈如何好處，並說他仰望剛毅，願拜他門下。剛毅道：「我也知他很好，但他是一個富員，老夫如何扳得上？」譚鍾麟道：「王存烈這人也沒什麼不是，只是多了幾塊銀。歷任大員沒一個不向他借款，他又不善巴結，所以因借不遂，就得人妒忌。此次被參，亦有些原故。」剛毅道：「他被參究因什麼原故呢？」譚鍾麟道：

「自袁世凱發洩黨人一案，岑某本有牽涉，故要籌些款項，到京打點，就向王存烈示意。不想王存烈是不大喜歡他，也道：

『本來錢財是不必計較的，但岑某是個黨人，我也（犯）不著助他。』故此不能應岑某的手，至弄出此案。今他特托老夫向中堂說項。中堂試想，若他是不妥當的人，老夫也不替他說了。」

剛毅聽了，早知他意，即乘勢說道：「你們做外官的，弄點錢還易。若是老夫在京就難了。現老夫正因點事，也欠一二百萬金，總弄不轉來呢。」譚鍾麟道：「中堂既有這點事，就與王存烈一商，沒有不妥的。」剛毅道：「老夫忝為欽派查辦事件的大臣，又是初到此間，與王道沒什麼交情，怎能說得這等說話。」譚鍾麟道：「待老夫傳知王道便是，不勞中堂費心。老夫自有主意了。」說罷辭去。

譚鍾麟一面傳王存烈到衙，告知此事，即著王存烈備下一百萬銀子，送給剛毅，暗中遞了一個門生帖，都由譚鍾麟居間過付。剛毅好不歡喜，即對譚鍾麟道：「老夫承王道厚禮，實為感激。但岑某所參，王道情節甚重，老夫過為彌縫，反恐不妙。一來保不得岑某不再參他，二來怕北洋知道，更有不妙。

因老夫與端王爺所辦事情，每為北洋大臣注眼，故盡要防著他。

是以對於這會王道參案，不得不略加處分，好掩人耳目。從中避重就輕，老夫盡有法子。待老夫回京後，見了端王，說王道是我們心腹，不怕王爺不喜歡。那時尋點法子，也不特不難開復，恐還要升官。總望轉致王道，叫他安心便是。」譚鍾麟道：

「王道被參情節，大半似是而非。中堂若有意時，也不難替他洗刷。但中堂既有這般為難，任由中堂主意便是。」說了，又道：「現王道還欲過來拜謁中堂，不知中堂願意否？」剛毅道：

「這可不必。因老夫是奉命查辦他的參案，若他先到來與老夫相會，更礙人耳目。斷斷不可，彼此心知就罷了。」譚鍾麟便不再說話，只得辭去了。

王存烈自得剛毅為金錢所動，過付了那一百萬金之後，以為無事，更望剛毅回京後，可以升官。那日即到譚鍾麟衙中聽候消息。忽聞譚鍾麟說出剛毅雖然心照，外面仍要有些處分，也滿心不悅。暗忖：「自己舍了大宗錢財，只望沒事，向岑春暄爭點款。今這樣，雖後來得他照應，但早吃了眼前的虧。」

只是目前已沒得可說，只是不敢再語。譚鍾麟早知他的意思，惟有安慰一會。王存烈回去，心中仍不安樂，滿意只望保全無事，以為被參，料不至斬首，留回多一百萬金，便是革了官職也不妨。今巨款已經過付，仍不免處分，只是悔之不及。惟有使人通知馬二姑，使不必驚心。

果然剛毅得了王存烈好意，便將馬二姑提出，略略訊問幾句。那時馬二姑一來得了王存烈消息，二來又見剛毅訊問時似沒緊沒要，便侃侃而談，又復裝起半老徐娘的舉動，半嬌半癡。

剛毅看了，倒覺有趣，只捻著兩撇胡於笑了笑，便稱沒事，把二姑放了。即將王存烈參案具復，道是什麼：「事出有因，查無實據。但人言嘖嘖，未必無因。特請如何從輕發落，以示薄懲」這等語，就了結此巨案。在剛毅受了王存烈之款，本欲後日替他設法開復，不想後來剛毅回京，鬧出天大的事，致首領不保。王存烈就枉擲了百萬多金，此是後話不表。

且說剛毅既了結了王存烈一案，想起此次南下，志在籌款，便向譚鍾麟商議，以京中庫款奇窮，看那處局所有盈餘的，要提些款項入京，以濟要需。那時譚鍾麟因自己被岑某所參，正靠剛毅彌縫，自不敢卻剛毅之意。況且所提的只是公款，也無損於自己私囊，任將來粵省庫款如何奇困，由得後來設法，惟目前慷公家之慨，以得剛毅歡心，亦何樂不為？便與剛毅酌妥，提了百來萬入京。那剛毅即報知端王，統計南遊各省，不下提了千來萬。自己私囊，又得了數百萬。即啟程回京而去。

有話即長，無話即短。那日回到了蘇州，由蘇撫早備下行台，待剛毅住下。時剛毅以前在蘇州，曾往查過財政及提過款項，故這時只欲盤桓幾天，即行回京。無奈官場裡頭，那一個不欲升官發財，正要尋條路徑好扶搖直上。是以剛毅一到，也紛紛巴結。有巴結不上的，就向他隨從人結交，冀他在剛毅面前替自己說項。就中剛毅有一位跟人，喚做利次英，他在京時本是一個有名的兔子。在京中官場，那一個不好押優？剛毅就用了多少錢財，始帶了利次英回來，做個體己跟人。那利次英為人卻狡黠不過，當著剛毅面前，只是獻殷勤撒嬌癡，所以最得剛毅寵用，剛毅也最信他的說話。

時蘇州有位候補佐雜喚做趙應時，欲巴結剛毅。奈自己官卑職小，不能高扳，先用金錢結識了利次英，欲投剛毅的嗜好，冀得剛毅垂青。便與利次英商酌，謀供獻剛毅。利次英道：「錢財玉帛，是剛中堂最喜歡的，但此次南來，所得已不少。你老人家若要供應時，怕沒有許多錢鈔供應。某聞蘇州多絕色佳人，不如買一個獻他，較令中堂念念不忘。你老人家試想想，看此計可行否？」趙應時大喜，便請利次英向剛毅關說。趙應時便在上海購贖一妓，教以儀注周旋，即告知利次英。那利次英卻瞞著趙應時，托稱有密語，要指導該妓女。趙應時自無不允，即引利次英先與該妓相見。但見生得豔如西子，妖若夏姬。

利次英不勝之喜，暗向那妓女授意，密囑如此如此。一面又與趙應時商妥，認那妓女為妹子，取名趙繡屏。都與那妓女關說停妥，那妓女更喜出望外。

利次英卻回去向剛毅說道：「有佐雜趙應時，雖居未僚，實才情發越，每欲叩謁中堂，投拜門下，只以官小自慚，不敢啟口。小人昨到他公館一坐，見他有一妹子，喚做趙繡屏，確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屢經相者觀看芳容，都道他有大貴之徵。因此年已十八許，猶未字於人。今趙應時欲獻諸中堂，以充侍婢。想中堂一見，必以小人之言為不謬。」剛毅道：「他雖好意，只怕有些不便。因他是漢人，老夫是宗室，向有結婚之禁，奈何奈何？」利次英道：「不打緊，現在正准滿漢通婚，盡不妨事。縱中堂再以為慮，即令他悄悄送進來，自沒人知覺。不過以此女既有超群之貌，又有大貴之徵，除中堂以外，無人可以侍奉，故不宜交臂失之。」剛毅聽罷，心中竊喜。卻又道：「凡此等事，總要機密些才好。」利次英道：

「小的曉得，不勞中堂多囑。」說罷出來，即往見趙應時，告知事妥。又見過趙繡屏，再囑他依密計而行。

到了夜分，趙應時帶了趙繡屏，乘了兩頂轎子，直到剛毅寓裡。時在夜後，本非會客之時，剛毅又以趙應時將送妹子來到，所有一概應酬，概托病謝絕，專候趙繡屏到來。恰聞趙應時來到，即令利次英領趙繡屏而進。至於趙應時，即行擋駕，著他明日來見。時剛毅正在臥室眠著，只見趙繡屏進來，還未起身。那趙繡屏見了剛毅，即上前見禮，早領了利次英密計，於見禮時，故作驚倒。

剛毅不勝詫異，急問其故。時利次英已經退出，趙繡屏即答道：「險些兒令妾喪了魂魄，因見恩相牀子後邊，隱有一條似蛇

的，但蛇又沒有這般大，只見鱗爪活現，像要飛舞一般，霎時已不見了。」剛毅聽罷，猶半信半疑，即喚利次英進來，告以趙繡屏所語，問次英也曾見過否。利次英道：「小人向日侍奉恩相，每在夜裡恩相熟睡時，往往見有紅光發現，餘外卻沒有什麼見過。」剛毅道：「因何你許多時不曾說過出來？」

利次英道：「小人以此為祥異之徵，說將出來，恐動人思疑，故向不敢說出。今趙美人所說，若是巨蛇，便不能變化，且是霎時不見的，定是神龍出現無疑。惟獨露出趙美人的眼子裡，怪不得說趙美人大貴之徵。若至恩相嗎，更貴不可言了。」

剛毅這時已信到十分，卻微笑道：「老夫已為丞相，又是個樞密大臣，已貴不可言了。還更有什麼稀罕呢！」利次英道：「宰相之上，還更有尊貴的。天時人事，那裡料得到。」

剛毅聽罷，心中大喜，便囑道：「你們既有所見，千萬不可聲張。」說罷，利次英與趙繡屏一齊答了聲「是」。利次英即行退出。剛毅徐令趙繡屏坐下，並道：「老夫已聞老利說卿容貌超群，今見之，果然不錯。但方才卿所見的，除了現在三人，千萬不要再對人說。」趙繡屏道：「恩相囑咐，奴當得謹記。」

是夜趙繡屏就留宿於剛毅寓裡。次日剛毅謂趙繡屏道：「老夫他日當提拔令兄做大官。日間當先對此間巡按說，要把令兄另眼相看，斷不負他雅意。」趙繡屏當即答謝。自此剛毅更留戀，也忘記回京一事。趙繡屏亦未有回去。

將近半月，剛毅連接端王電報，著即回京，此時覺不得不去，便與利次英商議。欲攜趙繡屏回京，覺不好看，因此次南下，係奉命清查各省財政，若忽然帶了個美女回京，成個什麼體統。但不帶回，又捨不得把個如花似月的美人拋撇，因此也向利次英問計。利次英道：「中堂若帶他回京，必須轉送端王殿下，方得端王歡心。但如此大貴的佳人，怎忍把他這樣看待？」

不如把他暫時留在滬上。待回京復命後，各事停妥，然後著人來滬，悄悄帶他人京便是，反勝過目下攜著他進京，反礙人耳目。」剛毅深以為然。

利次英說罷，卻又密告趙繡屏，使他如此如此。果然剛毅對著趙繡屏說出要遲些時方能帶他回去。那趙繡屏聽得，故作驚起來，說稱要即隨剛毅去，不肯獨留此間。剛毅道：「老夫並不是拋撇了你。不過以目前同去，反礙人眼目，故把卿暫留於此。不久也著人來取你了。」趙繡屏道：「妾身已得事貴人，斷不肯放過。恩相國事在身，怎能有暇到來取妾，是其拋撇妾也無疑了。妾自問並無失德，何故見棄？」說罷，不知從何得一副急淚，反哭起來。剛毅至此，即安慰一會，又解說一番，說稱不久必著人來取他，奈趙繡屏只是不信。

剛毅再見利次英計議，利次英道：「他不過不信恩相日後來取他。便尋個令他見信的法子，不如留些錢財給他，好堅他心信，且又塞他的口，免他把恩相現出龍形的事，再對別人說。」

抑或更留一人陪著他，說是不久令他一同回京。這樣一來令他心信，二來又有人窺伺他，免他逃往別處。一舉兩得，豈不甚好。」剛毅聽罷，鼓掌稱善，便令利次英勸釋趙繡屏，並問他要若干銀子在手上，方能放心。

利次英即與趙繡屏商酌，繡屏自然聽從次英之意。好半晌，利次英方復剛毅，先作半吞半吐的情狀。剛毅道：「究竟他有何意思？」利次英道：「他有兩說，第一是求中堂先把十萬銀子放下。」剛毅道：「因何要許多銀子呢？」利次英道：

「這都易事，因趙美人之意，不是拿這一萬銀子花用的，不過有這大筆銀子留下，亦表明中堂將來必要取他。到那時趙美人進京，橫豎這十萬銀子要帶回中堂府裡，早晚仍是中堂府裡之物。故中堂准可允他。且中堂現出龍形，既落在他眼子裡，又可買他的心，免至洩漏。故區區十萬銀子，可不必思疑。」說了，剛毅點頭稱道是。隨又問道：「第二件卻又怎樣？」利次英道：「第二件卻又難說了。」剛毅道：「什麼難說的話？你我不是別人，只管直說也不妨。」利次英道：「他仍恐中堂是個大富大貴的人，視十萬銀子如敝屣。因見小人跟隨中堂許久，已是中堂心裡的人，料捨不得小人，故他欲留小人陪著他。」

剛毅聽到這裡，想了想。利次英又道：「他以為中堂既不欲小人離去，必要取小人回京，那時他便可隨著小人同行，不由中堂不要他。這個意思，不過是懼中堂遺棄他罷了。」

剛毅道：「據你的意思，卻又怎樣呢？」利次英道：「小人的愚見，若是中堂一到了京，即時要取趙美人及小人，小人自可應承。若太過久待，小人亦不肯留在這裡。」剛毅聽到這話，覺利次英甚為真心，便又說道：「婦人之見，真是過慮。」

老夫何苦要遺棄他？他既有這種癡心，老夫就依著他做去。你可體老夫的意，暫留在這裡。你不必思疑。老夫不久必令你兩人回去了。你在此間一來可安他的心，二來可防護他，免他有意外之事。」利次英此時心中已是竊喜，卻故說道：「中堂之意，小人何敢不依。但中堂若取我們回去，總不可過遲。」

剛毅連聲應諾，即定明日啟程入京，一面撥十萬銀子，交給趙繡屏的手，又囑咐利次英小心侍候，復安慰趙繡屏一番。

趙繡屏更撒嬌撒癡，哀囑剛毅不可遺棄自己，恩相前，恩相後，說了幾番，剛毅更為撫慰。一宿晚景過了，剛毅即啟程入京，各官都侍候送行。剛毅即囑趙繡屏不必送至門外，免被各官見了，不好意思；又囑咐自己啟程即遷回趙應時處暫住。利次英、趙繡屏都一一應允。繡屏又故灑幾點別淚。剛毅再三安慰，方行啟程。

自剛毅去後，利次英即與趙繡屏席捲剛毅遺下的財物，遷居別處，再不回京裡。時趙應時只道剛毅帶了趙繡屏回京而去。

及後剛毅不得利次英複音，惟有著人到蘇州尋趙應時，要領繡屏回去。趙應時這時吃了一驚，又不好直說出繡屏不是自己妹子。這時慌了手腳。惟有含糊答稱趙繡屏不曾回過自己屋裡，自把此意復過剛毅。剛毅聽得大憤，料知此事為利次英所賣，早帶了繡屏私奔，帶了自己十萬銀子過世，好不快活。又付繡屏是趙應時的妹子，疑應時亦必知情。左思右想，如何不惱？

但此事實不可告人，總望有日再下南省，好尋個機會，把幾個賊男女殺了，方遂心頭之願。不知利次英兩人竟有點造化，不一年間，剛毅在京鬧出件天大的事，也至不得其死，利次英等遂得無事，好不僥倖。

你道剛毅鬧出什麼事呢？因剛毅久作端王的心腹，端王天天要謀登位，雖然自己兒子做了大阿哥，但恐自己一旦不在，無人觀看兒子，這個皇帝的位，終恐不穩。故天天與剛毅相謀，期求早一天登位，就有早一天好處。正在要尋個機會發作，偏那時山東省內又鬧出一件事。因有一個平民是義和團中人，與教民爭訟。那縣官不敢抗教民之意，就不免冤抑平民。以致人心不服。那些義和團就聚眾謀殺教民。

時那些教民見被殺的多，就走到京中，向該國公使來告訴。

少不免講起公法，就說山東巡撫容縱屬員戕害教士，也置之不理。因此，當日朝廷就將山東巡撫革職，著他來京候質。那時該山東巡撫的正是毓賢，因此次革職，仍恐回京後必遭重譴，急的往求剛毅設法。那剛毅又是與毓賢有個師生情分的，故當毓賢入京見剛毅之際，剛毅便謂毓賢道：「賢弟這會失官，實因洋人在總署相逼。實則朝廷並沒有革賢弟之意。今端王都是最惡洋人的，因王爺要行大事，只怕洋人來干涉。正要把個下馬威給洋人一看，好教洋人不敢正視我們。老夫且與賢弟同見端王，若得王爺一點子歡心，包管與賢弟吐氣。」說罷，毓賢大喜。

果然見了端王，毓賢便說洋人如何可惡，團黨如何奮勇。

喜得端王不亦樂乎，便一力保毓賢再任山西巡撫。自此義和團更為兇惡，因見毓賢被革，且能復官，可見洋人此後說話是不靈驗的，朝廷之意，又似幫助團黨無疑。因此逢著洋人便殺，弄得山東一省，真沒一處不有義和團。

這時就惱出袁世凱，看見這個情景，把各國洋人如此看待，料知後來各國不肯於休，必致弄出大禍。便向榮祿跟前，力言：

「端王、剛毅保毓賢再任山西巡撫，必有異志；且此事已為各國所忌，又復縱容團黨，其患不少。」榮祿聽得，覺世凱之言十分有理。因直隸與山東鄰境，少不免要被牠牽累。便入京叩謁太后，極力言：「毓賢得端、剛之意，縱容團黨，橫殺外人，毀滅公法，傷無害理。各國必不肯罷手。」說了，又言自毓賢縱亂之後，山東團黨十分凶橫。太后聽得，甚為動容，急與榮祿商酌。榮祿更保袁世凱任山東巡撫，又言袁世凱向被端王、剛毅阻撓，今番須出自獨斷。故太后直行下諭，以袁世凱補授山東巡撫。諭下之

日，端、剛吃了一驚，已無可如何。後來袁世凱到任，把山東省內的團黨殺個不留，果不負榮祿所托。此是後話不提。正是：
可歎朝臣容左道，全憑疆吏剿邪魔。